

闯入者

胡学文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胡学文 著

闯入者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闯入者 / 胡学文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306-7166-5

I. ①闯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
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863 号

选题策划:李勃洋 刘书棋 装帧设计:苏艾设计
责任编辑:赵世鑫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字数:151千字

印张:7.25

版次:2017年3月第1版

印次: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8.00元

目 录

- 001 逆水而行
- 060 像水一样柔软
- 121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
- 183 闯入者

逆水而行

—

霍品从鸡心湖缩回目光，眼睛又涩又胀，侧过头揉揉，眼前顿时一片模糊。一个人向霍品跑来，霍品怎么也看不清。到跟前儿，是刘会计。霍品问这么慌张，出啥事了？刘会计边揩汗边说吴乡长让霍品开会。霍品说知道了，却不动弹，目光再次抛向鸡心湖。湖水刚刚融化，泛着青色的光泽，在湖水映照下，岸边那排红房子格外刺眼。刘会计焦急地说，吴乡长让现在就去。霍品不答，却瞅着刘会计脖子上的伤痕问，又挂彩了？刘会计捂着脖子嘿嘿笑，不再催促。霍品这才往回走，慢悠悠的。

霍品前后当了二十多年村长，乡政府大门进了无数次，现在却挺犯愁进去。不想见吴石。数日前，吴石把霍品喊去，说要送霍品一块大蛋糕。一个老板打算承包鸡心湖及周围的千亩荒滩，吴石已和对方谈妥条件，霍品等着签字就行。霍品不悦，地是黄村的，就算你

是乡长，也该征求村里的意见吧？霸气，是吴石一贯的作风。吴石做主却不签字。霍品明白，一旦有什么责任，吴石绝对是净身出户。霍品当然不会任吴石摆布，他顶不过吴石，只能绕着来。霍品看了吴石勾的草图，马上抛出问题关键：岸边有一百多亩耕地，涉及七户人家，荒滩村里说了算，那七户人家，村里做不了主。吴石说，所以，你要做这个工作。霍品问，万一做不通呢？吴石说，在黄村，还有你霍村长办不成的事？霍品说，吴乡长太高看我了。吴石腔口很硬，这是个机遇，绝不能错过。而后又意味深长地说，老霍，可别耍滑啊。霍品说借我十个脑袋也不敢。吴石说我等你消息。可吴石并没有等，隔两天就催一次。吴石也算吃透了霍品，如果等，得到猴年马月。霍品每次汇报，都急得骂娘，心里却平静如水。霍品就是要拖下去。

跨进乡政府大门，霍品步子陡然快了许多，推开吴石的门，已然带出喘息样儿。屋里只有吴石一人。吴石永远那个姿势，厚重的身子陷在老板椅里，头却偏着，给人的感觉是安错了位置。吴石脸上的笑像身躯一样厚，可霍品知道吴石生气了。吴石两只手频频在扶手上敲打着。霍品叫声吴乡长，说，我还以为来晚了呢，原来别人还没到。吴石冷然道，你想等谁？霍品说，不是开会吗？吴乡长要给我一个人开？吴石盯霍品几秒说，是给你一个人开，别人没这待遇。霍品说，我又犯错误了？吴石说，你清楚。霍品说，吴乡长，我可是笨脑子啊。吴石抓起一个信封晃晃，这是告你的。霍品想看，吴石却丢进抽屉，你还是别看的好。霍品问，吴乡长相信？吴石说，我不信，怕别人信。霍品说，随他告吧，我不怕。吴石说，无风不起浪。霍品问，吴乡长找我就为这个？吴石说，我给你提个醒儿，你已经栽过一次，再栽就起不

来了。当然，你别有思想负担，我会尽力压着，除非压不住。话题一转，问霍品进展如何了。

霍品顿时一脸气愤，吴乡长，我正要向你汇报呢，我嘴皮子磨破了，一亩地三十块钱承包费。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事？可就是谁也不同意，我看让派出所出面算了。

吴石马上道，胡说！老霍，你这是想往火坑推我。

霍品忙堆出笑脸，我是气昏头了。

吴石说，几个村民能难住你？

霍品一脸无奈，和过去不一样了。

吴石哼哼，这么说，你没辙了？

霍品说，吴乡长，你得给我时间。

吴石说，一个月。

霍品问，如果……？

吴石断然道，没有如果，耽误签字，你就是黄村的罪人。

霍品一副谦恭的样子，心里却极不是滋味，想你吴石也忒霸道了。

吴石没放霍品走，一定要留霍品吃饭。霍品暗暗冷笑，吴石先抽一鞭子，然后再往嘴里塞块糖。所谓的告状信很可能是吴石炮制的，但霍品知道它的杀伤力。如果逆着吴石，霍品会被杀得片甲不留。霍品是有过教训的。从这点说，告状信的内容并不重要，那不过是吴石的借口。霍品并未被吓住，心想我还不信了，难道会再栽一次？

霍品随吴石和陈秘书到了翠香楼。这是乡里最好的饭馆。霍品想，吴石怕是别有用意，乡长请村长吃饭，说什么也有点儿不合常

理,就揣了一份警惕。阵势摆开,霍品就瞧出来,吴石想把他灌醉。吴石频频敬酒,霍品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。霍品说喝不动了,吴石便咄咄逼人地问霍品什么意思,一杯酒的面子也不给?霍品只得喝。吴石的海量是出了名的,就这么喝下去,霍品必醉无疑,何况还有个陈秘书。陈秘书没吴石那么霸气,但极其难缠。霍品并不怕醉,又不是没醉过,可今天不能。吴石灌他,怕是要在醉上做文章:趁酒醉,让他在协议上签字。那样,霍品就成了被夹住七寸的蛇。吴石完全做得出来。

霍品决定设法离开。

又一杯酒下肚,霍品龇牙咧嘴。吴石说你装啥?酒里有毒?霍品抹着嘴巴,岁数不饶人了。他摇摇晃晃站起来。吴石喊,你干什么?霍品说,水箱满了。陈秘书跟出来,搀住霍品,没事吧?霍品说不碍事,别管我,把吴乡长照顾好。陈秘书说我也去方便。霍品暗暗骂娘,脸上却笑着,年轻轻的,水箱就不中用了?陈秘书笑说,基本属于劣质产品。

陈秘书一泻千里,霍品撒撒停停,待陈秘书离开,方畅通无阻。陈秘书竟然在门外候着,霍品出来,陈秘书再次搀住他。经过大厅,霍品瞥见柜台旁的女服务员,心里忽然一动,狠狠将一口痰吐在地上。霍品甩开陈秘书,指着女孩鼻子气咻咻地问,你骂我什么?女孩不明所以,呆了。霍品声音提高一倍,你骂我什么?女孩刷白了脸,说,我没骂。霍品吼,我明明听见了,你还嘴硬,骂我什么了?女孩胆怯地说,没……有。陈秘书拽霍品。霍品叫,不行,她凭什么骂我?胳膊一扫,柜台上的水壶摔到地上,发出巨响。女孩泪眼婆娑,霍品还

是不依不饶，叫你们老板来，你给我说清楚！

老板和几个吃饭的围上来。陈秘书说，他醉了。

霍品说，我没醉，你才醉呢。无论陈秘书怎么拉他，他就是不走。

吴石终于露面，瞪霍品一眼，闹什么闹？

霍品说，吴乡长，你得替我讨个公道。

吴石没理他，一个人出去了。

陈秘书低声道，吴乡长生气了。

霍品痴痴地看着陈秘书，脑袋耷拉下去。

霍品是被陈秘书半拖回去的。临出门，霍品瞟那个女孩一眼。她挨了老板训斥，边扫地边抹泪，霍品的心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。

霍品在陈秘书那儿睡了一觉，起来便给吴石道歉，说自己喝多了，给吴乡长丢了脸。吴石问，现在清醒了？霍品说，再不清醒，我就不是个人了。吴石说，那就好，我正寻思送你呢，一个月，记住了？霍品做老实状，记住了。

霍品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仿佛气力不支。每逢心里有事，他总是这样子。一段路走了很长时间，黄昏一寸一寸铺到脚底。离村口几十米，霍品听到一声古怪的笑，然后看见光棍黄棒子从半截土墙后跳出来。黄棒子看见霍品，呆了呆，撒腿就跑。霍品喊了一声，黄棒子停下来。霍品问，干吗见我就跑？黄棒子嘿嘿笑，我看见一只兔子。霍品骂，胡扯淡，你要是搞歪门邪道，我敲烂你狗头。黄棒子又嘿嘿一笑，一溜烟儿没了踪影。黄棒子怕霍品。

又一声古怪的笑，是从矮墙后传出的。霍品忽然想到什么，三步并两步蹿过去。矮墙下，二丫猫一样缩着，胸敞着，双乳凸露，上

面似乎有抓挠痕迹，裤带也开了。此时，她紧紧抓着裤腰，惊恐地瞪着霍品。

霍品蹲下去，二丫的眼珠几乎迸出来。

霍品轻声说，别怕。

二丫哆嗦，我认得你，你是方干头。

霍品说，我不是。

二丫固执地说，你就是。

霍品叹息一声，替二丫系好扣子，像对二丫，又像自言自语，你躲在这儿，黄毛不知急成啥样呢。直起腰，却和黄毛撞个正着。黄毛目光锋利如刀，狠狠戳着霍品。霍品语气带着责备，咋不好好看着，又让她跑出来了？黄毛恶狠狠道，不用你管！背起二丫，大步离开。

霍品盯着黄毛的背影，久久地。

该死的黄棒子！霍品跺跺脚，便去找他。黄棒子住在村西南，两间土屋，冬天透风夏天漏雨。没有哪个村民肯到这儿，霍品却是常客。每次都是黄棒子惹了是非，霍品不得不过来。屋内弥漫着浓烟，好半天，霍品才瞅见蹲在灶坑前的黄棒子。黄棒子显然早就看见霍品，就是不吱声。霍品骂，哑巴了？黄棒子说，霍村长，我不是忙着煮饭吗？你还没吃吧，和我一块儿吃？霍品揭开锅，锅底是清水煮麦子。霍品骂，你咋不把脖子系住呢？黄棒子懒得出奇，小麦不磨面，天天生煮着吃。喝凉水、睡冷炕，吃上顿没下顿，黄棒子却不得病，身体极棒。黄棒子嘿嘿一笑，霍村长来了，当然不能这么招待你，我去买瓶酒。身子便往外挪。霍品喝道，你要是敢跑，我敲断你腿。黄棒子说，我不跑，干吗跑呢？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。霍品受不了烟呛，站在屋

门口，狠狠瞪着黄棒子，问，你对二丫干了啥？黄棒子说，啥也没干。霍品骂，你他妈还嘴硬，非到派出所才招？黄棒子忙做老实状，我说我说，我……解了她的扣子。霍品问，还有呢？黄棒子说，我摸了她……挤牙膏似的，一点儿一点儿，说到解了二丫裤带，便顿住。霍品骂，把你嘴里的羊粪蛋全屙出来！黄棒子说，没了。霍品厉声道，等我撬你的嘴？黄棒子带出哭腔，我啥也没干呀，我想干来着，她一笑，我就怕了。霍品盯黄棒子好一会儿才说，这笔账先记着，等我有空儿再收拾你。狗日的，竟然打二丫的主意。黄棒子忙不迭保证，霍村长，我再不敢了。霍品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黄棒子外表张狂，却没胆子，霍品料他不敢说谎。霍品相信自己的震慑是有效果的，至少十天半月之内，黄棒子会老实点儿。二丫已经成了那样儿，若再被糟蹋，就是雪上加霜了。也许二丫不觉，可黄毛呢？还有他霍品……霍品想起黄毛仇视的目光。黄毛恐怕不会相信，霍品对自己在二丫事件上扮演的角色，厌恶而内疚。

二

黄村是霍品的黄村。霍品是黄村的符号。

当然，多年前村民还没把霍品刻在脑子里，霍品也不知把自己放到什么样的位置。霍品当了几年代课教师，乍当村长，脸上依然带着谦和。所以黄村人很难把村长和霍品等同起来。霍品作为村长的出场是在一个夏日。那天，吴老三在家抽打女人，因为女人碰倒了他的酒瓶子。吴老三脾气暴躁，常常为鸡毛蒜皮的事打老婆。吴老三习

惯，人们也早已习惯。吴老三女人大概也已经习惯，前晌挨打，后晌就下地了。那日吴老三打得凶，她受不了，挣脱吴老三跑到街上喊救命。吴老三拎着腰带猛追。女人跑进霍品家院子，哆嗦着躲在霍品身后。霍品拦住吴老三，让他放下家伙。吴老三根本没把霍品放在眼里，让霍品躲开，不然连霍品一块儿抽。霍品生气地说，你胆大包天——话音未落，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。在场的人都愣了，霍品也有些蒙。霍品没躲。这种时候不能躲，躲就是怕吴老三。吴老三又抽一下——胳膊已有点儿抖，抽在霍品腿上。吴老三终于怯了，霍品从他眼睛里看出来。吴老三骂骂咧咧地离开，霍品却来了精神。他去了一趟派出所，下午吴老三就被铐走了。吴老三在派出所待了一天一夜，出来蔫得好像被拧断了脖子。等在门口的女人说，是霍村长把你保出来的。吴老三忙冲霍品笑笑，霍品警告，再随便打女人，就让派出所收拾他。吴老三赔霍品三百块医药费，霍品用这个钱请派出所吃了顿饭。那一皮带让他意识到村长不仅仅是一个称呼，必须得撑起来。他一个人无法做到，需要帮手。

那件事使黄村对霍品刮目相看。

吴老三收敛许多，却一直怀恨在心。两人再次交锋是因为收提留款，那时收款是村干部很重要的一项工作。吴老三欠着不交，一再拖延。霍品便将吴老三家的电视搬到村部。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吴老三刚买回不久。之后，吴老三交了款，把电视机抱回去，却咬定电视机坏了，要村里赔钱。霍品明白吴老三趁机讹诈，可是他占着理。霍品不动声色，赔了。等到秋天，吴老三终于撞到他手里。那年胡麻值钱，吴老三偷偷收胡麻——那时尚不允许个人收购粮食。霍品先

没理他，待吴老三收了三车，方去报告乡里。主管乡长领着税务把吴老三和尚未运走的胡麻堵在院里。三千块钱罚单，吴老三一下傻了。吴老三低眉顺眼地求霍品说情，未开口先把讹村里的钱搁到桌上。霍品问，电视机没坏？吴老三一副挨了打的样子，我是个混球，霍村长别和我计较。霍品训斥吴老三一顿，去找副乡长说情。吴老三被罚一千，这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自此，吴老三彻底老实了。对霍品而言，镇服的却不是个吴老三。

黄村和邻村一直为一块草坡的划界争执，乡里却没拿出明确意见。黄村的牲畜常常被邻村拉回去，邻村的牲畜也常常被黄村赶回来。你罚我的钱，我罚你的钱，各有胜负，谁也没占便宜。霍品早就琢磨这事了。他在等机会，至于什么机会，也说不上。那天，夏疤子背着绝症老爹从医院回来，霍品明白机会来了。夏疤子欠一屁股债，霍品问他想不想还上，夏疤子说做梦都想。霍品说恐怕得让你老爹受点儿委屈。夏疤子说庄稼人委屈算个蛋。待黄村的牲畜又一次被邻村拉回去，霍品让夏疤子把老爹背去，只要对方动一指头，医药费就挣下了。夏疤子明白了霍品的意思，跟老爹一说，老爹相当配合。果然如霍品设计的那样，夏疤子老爹一碰就倒。夏疤子老爹竟然死了。出了人命，事情就大了，乡里出钱，在草坡中间竖了一道网栏，纷争平息。夏疤子没少掉泪，但一点儿不怨恨霍品。他得了一笔赔偿，还了债，替儿子娶了媳妇。霍品对夏疤子说，没想到你老爹会过去。这话有点儿虚。也许，霍品早就料到这个结果。夏疤子不怪霍品，谁还说霍品的不是？

霍品一点儿一点儿把自己撑起来了，跺跺脚，黄村的地皮都跟

着颤。

黄村离不开霍品，霍品也离不开黄村，这是他的舞台。霍品喜欢踱在街上的感觉。过去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，现在用脚步在地上写字。每天黄昏，即使没什么事，也要在村里转一圈。转着转着，他就转到别人家炕上。第一个跟他的女人是王阅家的。霍品经过王阅门口，王阅女人喊住他，让他辨认一张钞票。王阅卖菜，每天有进项。霍品对辨认钞票没经验，不知道王阅女人为啥喊他，想必认为霍品什么都行。霍品拿着那张五十元钞票看了一会儿，认定是真的。王阅女人欢喜地说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。她泡了茶，让霍品一定喝了再走。霍品不忍拂她意，边喝边和她说话。茶喝完，霍品也趴到她身上。说实话，王阅女人并不好看，皮肤还粗，也就那对奶子中看点儿。可霍品上了瘾，隔三差五，总要经过王阅家一次。女人带给他的好，不如说是村长带给他的好。

一个夏天过去，霍品对王阅女人的兴趣淡了，但瘾却没减，眼珠子开始在别人身上转。霍品不霸道，不强迫，不是逮谁抢谁。什么都得有度，他很懂。和霍品好上的第二个女人是哑女。说起来，霍品只和这两个女人好过。哑女丈夫大牛犯了事，霍品带哑女去看他。哑女听不见汽车喇叭，不是霍品拽她，她就被撞飞了。哑女还是吓坏了，霍品冲她打手势，没事，没事。哑女突然扑进霍品怀里，揉了揉霍品一胸脯眼泪。霍品没想到自己会喜欢哑女。回村后，霍品总是回去想哑女依恋的眼神。一个黄昏，霍品走进哑女家。大牛判了一年，给了霍品机会。大牛出来，霍品仍然和哑女好着。霍品给大牛不少照顾，两人相安无事。

霍品是黄村一棵树，遮天蔽日，他喜欢个女人算什么？

可是，吴石上任，把一切都改变了。吴石让霍品栽了跟头。

三

睡到半夜，玻璃突然爆裂，霍品的腿同时被重重击了一下。霍品第一个动作是拉灯，灯绳在炕沿边，几下才摸着。电压不够，日光灯管闪烁半天，勉勉强强亮了。被子上丢着半拉砖头和碎裂的玻璃渣子。赵翠兰坐起来，妈呀，吓死了。霍品斜她一眼，又不是第一次，有啥吓的？赵翠兰叫，你让砸出瘾了？发什么呆？追呀！霍品说，早跑了，去哪儿追？赵翠兰拿来簸箕，霍品把玻璃渣子抖进去。这一弄，两人没了睡意。赵翠兰让霍品报案，这么下去，总有一天砖头会砸到脑袋上。霍品说，这么点儿事，值得满世界嚷？赵翠兰气呼呼的。还嫌事儿小？一个村长让人欺负到这份儿上，还想要啥大事？霍品横她一眼，闭会儿嘴行不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赵翠兰没闭嘴，当半辈子村长，越当越萎缩了，你在外面干了啥？霍品吼，有完没完？霍品一生气，赵翠兰就噤声了。

霍品不报案，并不是不在乎，半夜让人砸玻璃，说什么也憋屈。已砸过好多次了，隔几天就得换次玻璃。也不是害怕，在黄村谁能让霍品害怕？霍品不愿声张，是因为知道是谁，正是因为知道，才怕他露出面目。如果霍品有所惧怕，也不是怕那个人，而是怕他自己，怕他内心深处的诘问。

刘会计每天早上都要到霍品这儿看看，霍品没别的指派，他方

去忙自己的事。霍品喜欢他这一点，他是霍品用的第三任会计，跟霍品多年了。霍品家的私活儿有一半是刘会计张罗干的。安玻璃的事霍品不用刘会计，不想让刘会计知道。刘会计进门，霍品已经把玻璃安好。

霍品让刘会计去趟乡上，帮他买一箱玻璃，并按上次的尺寸划好。刘会计失声道，那么多，都用完了？霍品说，这年头什么都费。刘会计满脸疑惑，但没再问。霍品说，快去吧。刘会计却站着不动。霍品问，还有事？刘会计犹豫的，霍品不耐烦了，问他嘴巴是不是缝住了。刘会计方说他听到个信儿，不知真假，那排红房子卖了九十多万。霍品猛地盯住他，这么多？刘会计说，是啊，谁能想到，一排破房值那么多钱，造价撑死也就三十万。霍品觉得一枚钉子从喉咙滑进肚里，但还是嘱咐刘会计，没影儿的事，别乱传。刘会计说晓得了。刘会计走了好一会儿，霍品表情仍然僵着。其实，霍品已猜到吴石这着棋，但没想到卖这么多。九十万，对黄村来说是天文数字。霍品想到吴石的比喻：一块蛋糕。如果说这是一块蛋糕，大半拉已被吴石啃了，余下的一小块还沾了泥土。

农民对“上面”怀着天然的敬畏，任何管着他们的都是“上面”。霍品也敬着上面，但他不畏，不把上面当回事。霍品是块难啃的骨头，捋顺霍品，一切都顺；霍品这儿卡了壳，黄村就是一块铁板，什么也插不进去。那年，黄村砍了一批树，清一色钻天杨。数个乡干部都“买”，当然没一个带现钱。霍品没让他们打欠条，只写了棵数。没价钱，谁还当回事？一个毛头乡干部自己拉了一车，似乎觉得这便宜好占，又给亲戚弄了一车，一并写了条。数月无事，那些人早忘到九霄

云外。年底，霍品拿着那个毛头的条要钱。毛头挺恼火，霍品不亢不卑地说，村民急了，要告我，我倒不怕，一个破村长有什么当头？我是替你担心，告到纪检委，就不是还钱的事了。毛头生气地说，你也太黑了，松木也没这个价。霍品说，没砍的时候价就定了。毛头说，你怎么不说？霍品说，没打算跟你要，一说价不是驳你面子？你不问，我怎么好说？毛头觉得当了冤大头，和霍品吵起来，结果吵得全乡都知道了。乡长从中调解，让毛头还钱，但价格太高，乡长往低压了压。霍品给足了乡长面子，其实，价格也没低到哪儿去，原来就是故意定高的。霍品只找毛头一人催账，事后那些买树的都悄悄把钱给了，包括乡长。霍品没当众催要，说起来，这是很大的人情。一个晚上，霍品又把乡长的钱还回去。什么事都不能太绝，霍品绝不会为一车树打乡长的脸。乡长责备霍品，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。霍品说，一车树的主我都做不了，还当这个村长干什么？

黄村的便宜不是随便占的，没人轻易和霍品开口。霍品的硬，使历任书记乡长都让他三分。但霍品绝不以硬碰硬，而是以软对硬。村长对于上面不过是一颗鸡蛋，但谁又能轻易把鸡蛋捏烂呢？

当然，吴石例外。

吴石上任前，有关他的消息已漫天飞扬。其一，吴石是本乡的女婿。其二，吴石有一段颇为传奇的经历。吴石原本是某局司机，不过一个职工，可他撞了运气。一位县领导与某位女士关系暧昧，女士丈夫不好惹，揣了刀子找县领导算账，地点在宾馆大厅。谁也没想到竟然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行刺领导，那么一干人竟呆若木鸡。吴石正在沙发上等人，冲上去护住县领导，并将行刺者制服。吴石挨了一